Globethics Repository



生命伦理新探（二）[a new study on bioethics(2)]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Preprint
Authors	甘, 明
Publisher	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6 22:49:45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4678

甘明：生命伦理新探（二）

甘明

生命伦理新探（二）

甘明

1、所谓天籁之音，莫过于生命之歌。似有声，又似无声，似无限地长久，又似有限地短暂，似乎谁也唱不清爽，又似乎谁都可以唱出个一、二、三……吟唱的生命，生命的吟唱，这一切的一切本就是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的由不得自己或者又由得自己的选择。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皆活，然而怎么个活法？可以怎么样活法？本应该怎么着活法？这一切的一切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整个自然存在说来，或许并不以我们人类的什么意志为转移，然而在我们人类生命与环境生命的具体相对中，我们人类对自己的生命之歌则是拥有相当多的选择能耐的，我们人类对自己的生命环境或环境生命之歌则是拥有相当多的“合唱”能耐的。

当然，如果说我们人类要想文明地知道这一切中的具体存在情况的话，我们人类则需要借助哲学的特殊思索才能获取相应的特殊解读。我们人类的生命存在自本就是整个自然生命存在中的部分生命存在，“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之迷都还说不清楚，还有必要去过问什么整个自然中的生命存在吗？”然而事情恰好就是：如果说我们人类自己总限于自己的生命“对象”圈子里说“生命”，不论再怎么样地“科学”延伸认知，到头来我们人类还是说不清爽自己的生命本是怎么回事情。要想更好地认知生命，我们人类还非得跳出自己特有的生命圈子，借助特殊的哲学思索路径，当旁思到整个自然中所有构成分子的生命存在情况以后，才有望能进一步认知清爽我们人类自己生命的具体存在的多多少少的所以然。

2、我们人类能够最清楚具体拥有的“知道圈子”是现在的“自然圈子”，那么过去时的“自然圈子”情况怎么样呢？那么将来到的“自然圈子”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人类的“知道圈子”不论是凭“记忆”也好，还是凭“推想”也好，都只能做到由清楚到模糊，由有像到无像的特殊“知道”延伸。我们人类在这当中还拥有一种特殊“知道”特长，就是把“记忆知道”和“推想知道”加以特殊“联通”。特殊“联通”好，一下子我们人类就可以从种种无限不能知的苦恼中获得特殊的“满意知道”。譬如说我们地球的生命起源问题，如果只做“记忆知道”的延伸，我们人类就难免要陷入无限不能知的苦恼中，当中国的先民特殊“联通”由母系社会现实生发的“推想知道”，“女娲造人”岂不就是一种“满意知道”的例子吗？我们人类今天已经处于科学发展时代，当我们联想我们人类能科学地对太空生命做些什么的时候，当我们人类有朝一日能向太空种植生命的时候，我们人类的“孤岛生命”情结是不是会得到某种特殊解放呢？进一步“联通”可能种植生命的“推想知道”，我们地球生命有没有可能就是一种“被种植”的结果呢？欲知生命起源的苦恼岂不是又能获得一种“满意知道”的特殊解读吗？鉴于以

往种种神话的“满意知道”的教训，我们人类今天或今后的科学的“满意知道”的自信是不是也当悠着点呢？……

3、我们人类能在局限性的“有像知道”中生“情”，我们人类也能在开放性的“无像知道”中生“理”，我们人类还能在联通性的“有像”与“无像”中生“义”。“情”、“理”、“义”的自组织大统一，便构成了我们人类特有的思想意识范式。“情”、“理”、“义”的不同组合搭配，便构成了我们人类千差万别的具体思想意识模式。“情”、“理”、“义”的文明质量提高，则需要根源于“情”、“理”、“义”相互之间的文明伦理支撑：高文明质量“情”的背后，必有高文明质量的“理”和“义”的支撑；高文明质量“理”的背后，必有高文明质量的“义”和“情”的支撑；高文明质量“义”的背后，必有高文明质量的“情”和“理”的支撑。当我们人类关注生命对象的时候，是应该偏“情”解读生命呢？或是应该偏“理”解读生命呢？还是应该偏“义”解读生命呢？这一切都是可以具体选择的，而这一切又都是各有具体的相对合情性、合理性、合义性的。可以想见到三种偏主解读生命的具体内容是多么地各有不同，然而在三种偏主解读生命中，其文明质量的高与低，必是和其中“情”、“理”、“义”的相互之间的具体文明支撑息息相关的。当自然生命存在被我们人类特殊解读成似有“情”似无“情”、似有“理”似无“理”、似有“义”似无“义”的时候，或许寻得“情”、“理”、“义”之间的平格互通路径，我们人类就能解决一些具体的生命伦理困惑与争执的问题。

4、生命的过程，或许可以被说成是“新陈代谢”的过程。或许可以说生命伦理内容就是“新陈代谢”的内容，或许还可以说“新陈代谢”的内容本就是生命伦理的具体内容。然而，“新陈代谢”一词所表达的，却仅仅是一种旁观方式所得出的表征认知而已。关于自然生命的相间存在的旁思显现，“新陈代谢”一词旁思显现了些什么？具体的生命存在何以“新”？何以“陈”？何以“代”？何以“谢”？作出这一切的“评估”则是需要我们人类立于特殊性的旁思角度才能获得相关解读的：①作为生命过程本身，起点前和终止后都是与此生命存在无关的，此生命存在不过就是生命的现实性线段存在而已；②自然本是由“个体”、“群体”、“全体”构成的，自然的生命存在也因此有“个体生命”、“群体生命”、“全体生命”之分，自然的生命线段也因此有“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之别；③整个自然生命存在合起来讲就是“一把”长长短短的“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的“生命束”存在，在自然的“生命束”的自组织大统一中，“新陈代谢”则是“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之间的“能”、“耐”、“化”的具体显现。所以说，“新陈代谢”一词所显现的自然生命伦理内涵是相当厚重的，简单的语辞中却有着复杂的自然生命存在伦理内容。 5、在自然生命的“生命束”存在中，“利”、“宜”、“害”则是“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之间具体“能”、“耐”、“化”的相间内容。所有生命线段存在都是“利”、“宜”、“害”的原因，所有生命线段存在又都是“利”、“宜”、“害”的结果。自然生命伦理既有“利”方面的伦理，又有“宜”方面的伦理，还有“害”方面的伦理。自然相间的“利”、“宜”、“害”本是：无“宜”、“害”不“利”，无“害”、“利”不“宜”，无“利”、“宜”不“害”的。当自然生命伦理被我们人类特殊解读成该有“利”该无“利”、该有“宜”该无“宜”、该有“害”该无“害”的时候，弄清自然生命伦理的“利”、“宜”、“害”的相联系互支撑共约定的自组织大统一内容则无疑是解决一切生命伦理困惑与争执的关键。所有自然生命存在，谁都离开不了在相应的“生命束”中进行相关的“利”、“宜”、“害”的具体存

在演化：一定“生命束”中的“利”、“宜”、“害”决定了这生命的具体产生；一定“生命束”中的“利”、“宜”、“害”决定了这生命的具体过程；一定“生命束”中的“利”、“宜”、“害”决定了这生命的具体结束。不论是“个体生命线段”，还是“群体生命线段”或“全体生命线段”，无不是在“生命束”中的具体“利”、“宜”、“害”中成就自己的一切生命存在的。

6、当我们人类通过哲学特殊知道一些自然生命伦理存在情况以后，当我们人类也在一定的“生命束”中被相关的“利”、“宜”、“害”左右，同时自本也进行着相应的“利”、“宜”、“害”活动的时候，我们人类对自然生命伦理应该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事实上，我们人类生命自本所进行的一切“利”、“宜”、“害”活动都是符合自然生命伦理存在所以然的，我们人类都可以在自然生命伦理中找到自本生命行为的或“情”、或“理”、或“义”的依据的。然而，在我们人类对自然生命伦理存在的态度上，我们人类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生命伦理”的文明文化显现呢？或“善良”？或“恶毒”？或“任其自然”？立于哲学旁思角度，当我们说三种“生命伦理”的态度都是有失偏差的态度时，当我们说三种“生命伦理”态度如果能各自超脱自本局限时，当我们说如果能让三种“生命伦理”态度在全新的统一整合中得到解放时，我们人类的“生命伦理”的文明文化显现是不是可以跃进上一个更高文明质量的台阶呢？自从有我们人类生命存在以来，我们人类生命存在所进行的一切“利”、“宜”、“害”活动都还一直处于较“自然”状态，当我们人类自觉提高“生命伦理”态度的文明质量以后，我们人类生命存在所进行的一切“利”、“宜”、“害”活动是不是可以抵达一种更高文明程度的新境界呢？

7、什么样的态度取决于什么样的具体角度的选择。我们人类在相应的自然“生命束”中，是取“个体生命线段”角度呢？还是取“群体生命线段”角度呢？或者是取“全体生命线段”角度呢？不同的自然生命角度选择，决定了不同的“生命伦理”态度，进而决定了不同的“生命伦理”内容。既然是“我们人类”在选择自然生命伦理角度，偏“我们人类”的“个体生命”、“群体生命”、“全体生命”的特殊角度选择可行吗？如果说是“自然角度”的选择？那肯定是大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文明角度”的选择？这应当说是特殊可取的。“自然角度”和“文明角度”的区别何在？一个是“竞争生命”的角度，一个是“领导生命”的角度，在“我们人类”选择自然生命伦理角度时，能登上“领导生命”角度无疑是应当努力的文明方向。如果说立于“竞争生命”的角度上，我们人类的“生命伦理”和其它动物的“生命伦理”又能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我们人类的“生命伦理”还能从狭隘的“个体生命线段”中解放出来吗？其实我们人类一开始就在有意无意地做着选择“领导生命”角度的努力，只不过是还没有完全抵达自觉文明选择的境界而已。有那么一天，当我们人类全面成功选择了“领导生命”角度以后，我们人类的“生命伦理”内容就可以走上“个体生命伦理”、“群体生命伦理”、“全体生命伦理”文明统一的大道。在整个自然中，“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总是自然地各行其是的，当我们人类能够登上“领导生命”的文明境界以后，当我们人类能够让自己的“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实现文明统一以后，“我们人类”在整个自然中是不是就可以获得像“上帝”一样的自然生命存在高位呢？！

8、我们人类在相应的自然“生命束”中，随着文明进程的发展与积累，我们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早已经进入到“生物链”的高端。我们人类有责任“领导”自己“个体”、“群体”、“全体”的生

命，我们人类进而更有责任“领导”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领导”生命是一种高级文明的“生命伦理”境界，当我们人类处于这个境界时，最难点或最重点是“领导”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当我们人类能够“领导”好自己的“个体”、“群体”、“全体”生命以后，“领导”好这个星球上所有生命的文明工作也就容易去具体完成了。我们人类如何才能“领导”好自己的“个体”、“群体”、“全体”生命存在呢？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具体文明选择：①立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群体生命线段”需要和“全体生命线段”需要来文明实施“领导”我们人类自己的“个体生命线段”工作；立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全体生命线段”需要和“个体生命线段”需要来文明实施“领导”我们人类自己的“群体生命线段”工作；立足于我们人类自己的“个体生命线段”需要和“群体生命线段”需要来文明实施“领导”我们人类自己的“全体生命线段”工作。②立足于这个星球“生命环境”或“环境生命”需要来文明实施“领导”我们人类自己的“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生命存在的工作。③立足于我们人类整体生命存在需要去文明“领导”这个星球的所有生命存在。

9、我们人类在没有完全登上“文明领导生命伦理”境界之前，我们人类对“我们人类”之外的生命对象进行“生命规划”、“生命改良”、“生命种植”尚可“伦理容忍”，一旦涉及到我们人类生命自本，似乎“生命维护”、“生命修复”、“生命延长”就是“我们人类”的全部文明生命伦理工作，一旦说到“我们人类”也需要“生命规划”、“生命改良”、“生命种植”，似乎我们人类就会陷入一系列的深度的“伦理恐慌”之中。当然，在我们人类的“文明领导生命伦理”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在我们人类的“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还处于各行其是的“自然状态”或“半自然状态”下，任何对“我们人类”生命自本的“生命规划”、“生命改良”、“生命种植”的企图都是会给现有文明社会带来“伦理震动”的。不论是我们人类偏主“个体生命线段”角度，还是偏主“群体生命线段”角度或“全体生命线段”角度，具体情况确实是：仅仅进行“生命维护”、“生命修复”、“生命延长”尚可，如果要进行“生命规划”、“生命改良”、“生命种植”的话，则是需要慎重选择文明条件付诸具体的社会文明工程以后才能进行。这种文明条件不是别的，就是要求我们人类能够文明立足于包括“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在内的我们人类的文明大统一生命存在之上，能够全面满足我们人类所有生命存在需要。

10、我们人类的思想意识总是在“个体生命线段”基础上原发的，自行偏主“个体生命线段”角度的“生命伦理”自然也就成了“原发性”的“生命伦理”（难怪目前世界现有的“生命伦理”模式大致是以“生命维护”、“生命修复”、“生命延长”为主要目标的“医家”模式）。“生命伦理”的自然科学借助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借助”大不能成为“生命伦理”的主要模式和异化的什么理由，“生命伦理”如果说因为“借助”而发生自然科学异化的话，对于我们人类的生命存在说来将更不能文明安全。要想科学地解决“我们人类”（包括“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在内的）生命存在的“生命伦理”的文明质量问题，我们人类还得具体步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统一的文明大道才行。要想具体完成“我们人类”的“个体生命”、“群体生命”、“全体生命”的大文明统一工作，这本就是应用伦理学的社会文明工程。对于目前“医家”所仅有的科学水准说来，认知我们人类的“个体生命线段”尚难，更何况对“群体生命线段”和“全体生命线段”的特殊认知。狭隘于“个体生命线段”角度，是不可能真正科学“见”到“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存在的，更不用说能让“个

体生命伦理”和“群体生命伦理”、“全体生命伦理”建立什么文明统一关系。我们人类只有通过哲学路径才能特殊认知到“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的综合存在，我们人类只有通过应用伦理程式才能特殊实现“个体生命线段”、“群体生命线段”、“全体生命线段”的文明统一，我们人类只有通过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统一下的组织行动才能特殊完成我们人类生命自本的“规划生命”、“改良生命”、“种植生命”的生命文明进步工程。（我们人类的“生命伦理大会”什么时候能从“医家”为主色调的模样中走出来呢？我们人类的“生命伦理大会”什么时候能开成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统一的应用伦理学科所展开的生命伦理工程大会呢？！！！）……

2007年3月3日（本文首发中国应用伦理学网）
地址：云南昭通师专教务处（邮政编码：657000）
/